



世界科幻大师
SFWorld 丛书

SFW 短长篇系列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陈珠珠 译

双星 DOUBLE STA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DOUBLE STAR by ROBERT A. HEINLEIN
Copyright: ©1986 BY ROBERT A. HEIN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星 / [美]海因莱因 著; 陈珠珠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7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788 - X
I. 双… II. ①海… ②陈…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245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双 星

著 者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译 者 陈珠珠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5.625 字数 12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ISBN 7-5364-5788-X/I · 7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首席科幻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

作为美国科幻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 1907~1988）头上有着数不清的桂冠：“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然而，这位备受推崇的世界级科幻大师之所以能走上科幻之路，却缘于一次偶然。

那是在1939年，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萧条，正在费城美国海军实验站担任工程师的海因莱因也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恰在此时，一家科幻杂志刊出了一则科幻小说征文比赛的启事，奖金50美元。从小就是科幻迷的海因莱因



作者介绍

于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并最终把它寄给了可能会给他更高稿酬的著名科幻杂志《惊人故事》。《惊人故事》的主编——大名鼎鼎的坎贝尔——慧眼识金，当即以7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篇名为《生命线》(Life-Line)的短篇杰作。

科幻史上有很多改变科幻文学面貌的偶然，针对海因莱因的这一次，美国著名科幻评论家詹姆斯·冈恩评论道：“海因莱因在32岁时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与此同时，坎贝尔则找到了他的明星作家。”

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未来史”丛书。他著名的“未来史丛书纲要”于1941年发表后，曾为许多科幻作家仿效。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的“未来史”故事，这些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收录在《出卖月球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Moon)等短篇集中。这些集子一版再版，至今仍然热销。

二战结束后，海因莱因开始在美国一流文艺刊物《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他的“未来史”系列的重要作品——《地球的绿色山丘》(The Green Hills of Earth)。这次连载可算是美国科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科幻小说从廉价的三流读物向高级的娱乐作品的跃升。

海因莱因还写了很多少年科幻故事，其中，《伽利略号火箭飞船》(Rocket Ship Galileo, 1947)的构思为1950年的科幻电影《目的地：月球》所采用，而这部电影则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走向繁荣的起点。海因莱因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滚石太空家族》(The Rolling Stones, 1952)、《星球人琼斯》(Starman Jones, 1953)、《星兽》(The Star Beast, 1954)、《银河公民》(Citizen of Galaxy, 1957)等一系列少年科幻故事，在少年科幻小说领域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海因莱因科幻创作的鼎盛期，他连

续出版了《傀儡主人》(The Puppet Masters, 1951)、《进入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 1957)等一系列高水准的科幻长篇,其中,《双星》(Double, 1956)、《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 1959)、《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1961)和《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n a Harsh Mistress, 1966)为海因莱因赢得了四座雨果奖奖杯。

海因莱因一生创作了十多部短篇科幻小说集、三十多部长篇科幻小说,其中,《异乡异客》仅在美国就卖出了七百万册;1946年、1961年和1976年,海因莱因三次被邀为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从1974年起开始不定期颁发“科幻大师奖”,海因莱因是第一个荣获“大师”称号的科幻作家。

1988年,海因莱因逝世。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公民勋章”。

—

如果一个人走进来，衣着穿戴土里土气，举止神情却好像整个地区都归他所有，那他准是个宇航员。

这是最符合逻辑的推断。宇航员的职业使他觉得世上一切仿佛都是由他主宰；对他来说，踏上地球等于纡尊降贵访贫问苦。至于他的服装不太考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积年累月穿着宇航服，更适应的是外层空间，而非文明社会，对这样的人，我们总不至于苛求他懂得如何穿着才算得体。对成衣商来说，他是最好骗的顾客，从他身上可以捞到不少油水。据说他们专门麇集在火箭发射场周围兜售“地面服装”。

我瞧得出这位身材魁梧的来客身上那套服装是打哪儿来的——出自奥马尔之手。这位奥马尔是专造帐篷的。别的不说，填衬垫的双肩太大，短裤也裁剪得不成样子，一坐下来，两只长着浓毛的大腿就露在外面，还有一件皱褶的无袖衬衫，套在一头牛身上或许大小正合适。

我当然没把这些看法说出来。我用剩下的最后半元金币替宇航员买了一杯酒——相当于投资，因为宇航员花钱向来慷慨大方。碰杯时我说了句祝酒辞，“尾焰喷射，一飞冲天！”他很快地扫了我一眼。

这是我与达克·布罗德本特打交道时犯下的头一个错误。他没有按习惯回答我“航道畅通”或“安全着落”，只是仔细打量了我一下，轻声说：“说得好，但找错了对象。我从来没飞出去过。”



双 星

这种场合还是以不开口为妙。宇航员不常到卡萨麦纳旅馆的酒吧间来，这种旅馆不合他们的心意，而且离火箭发射场中心有好几英里路。如果一个人穿了地面服装进来，挑了个幽暗角落坐下，反对有人叫他宇航员，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我之所以选这个角落坐下，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我却可以看到周围的动静——我东借西赊，欠了一小笔债，让人难堪的那种，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他同样看中了这块阴暗的地方，我早该料到，其中定有原因。至于是什么原因，我还是不问为好。

可我的声带却自由放肆，不受大脑控制。“少来这套，伙计。你要是没离开过地球的土拨鼠，那我就是塔绍市市长。”看到他小心翼翼举杯的样子——表明他习惯了低引力条件下的生活，我接着道：“我敢打赌，你在火星上喝过的酒准比在地球上喝过的还多。”

“小声点！”他嘴唇一动不动，打断我的话，“你凭什么断定我是个宇航员？你根本不认识我。”

“对不起，”我说，“你喜欢当什么人就当什么人好了。可我长了眼睛，你一进来就露了馅。”

他压低嗓音问：“怎么露了馅？”

“用不着担心。我估计，除我之外没一个人看出了破绽。但我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他，或许多少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世上只有一个洛伦佐·斯迈思，由一个人组成的剧团。不错，我就是“大名鼎鼎的洛伦佐”——立体声音乐、灌录歌剧、舞台演出，无所不能——“一个擅长哑剧和模拟剧的杰出艺术家。”

他看了看我的名片，随随便便地朝衣袖口袋里一塞——这副样子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些名片花了我不少钱，上面的图案文字都是仿手工雕刻的，仿制得惟妙惟肖。“我懂你的意思，”他轻声说，“但我的举止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来做给你看。”我说，“我先模仿土拨鼠的样子走到门口，然后再学你的样子走回来。瞧着。”我表演给他看了。担心他那双眼睛没受过我这种训练，从门口走回来时还特意学得夸张了些——两脚轻飘飘地滑动，好像地板是甲板；身子前倾，上半身尽力保持平衡，两手稍稍离开身体向前伸去，似乎随时准备抓住什么东西。

还有其他不少细节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关键在于，你学的时候必须把自己假想为一个宇航员，身体保持警觉，随时都在无意识地保持平衡——你必须觉得自己就是宇航员。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周围是正常的地球引力，脚下是稳固的地板；他这辈子会在光滑的地板上摔倒无数次，甚至还会被一张卷烟纸绊倒。但一个宇航员却决不会这样。

“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一边问，一边在原来的座位上坐下。

“我想我明白了。”他闷闷不乐地承认说，“我刚才真是这样走的吗？”

“是的。”

“唔……看来我真得请你上上课，跟你学学。”

“其实也不算太糟，许多人比你更不适应地球上的举止。”我告诉他。

他坐在那儿，上下打量着我，准备开口说话，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不说了。他摆动一下手指，示意招待员重新斟满酒杯。酒端来时，他请客会钞，一口喝完他自己那杯酒，唰地从座位上跳下来，动作干净利落。“等着我。”他轻声说。

他请客的那杯酒就放在我面前，我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我对他产生了兴趣。虽然只认识了十分钟，我却挺喜欢他的。他是个彪形大汉，其貌不扬，可也不丑，女人看了会心动，男人看了会惟命是从。

他以一种轻盈的步态穿过房间，从门口那张坐着四个火星入



的桌子旁边经过。我不喜欢火星人。长得像根顶部套了一顶遮阳帽的树干，这么一种怪物竟然要求享受人的待遇，真让我没法想像。我也不喜欢它们身上长的那几条假肢，我会联想起正在爬出洞口的蛇。我更反感的是它们看人或看东西的样子。它们可以不转动头部同时朝各个方向看——这是说，如果它们有头的话，其实并没有。还有它们身上那股气味，真让人受不了！

没有人能指责我有种族偏见。我对一个人的肤色、种族或宗教信仰毫不在乎。但是，人总是人，而火星人却是一种物体。在我看来，它们连动物都算不上。随便哪一天，我都宁可身旁带着一只疣猪，也不愿看到火星人。现在竟然允许它们自由出入专供地球人使用的饭店和酒吧，我觉得这实在太不像话了。但是，双方^①签订了条约，这是明文规定的。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进来的时候，这四个火星人不在那儿，不然我早就把它们撵走了。刚才我学宇航员走路的时候，它们肯定也不在。可现在，它们围着一张桌子，脚下放着垫座站着，装作人的样子。为了他们，空调加大了功率，可我刚才没听见。

我面前放着那杯人家会钞的酒，但对我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了。我只希望那位请客的人快点儿回来，让我能有礼貌地向他告辞。我突然想起，就在他心急火燎走出酒吧之前的一刹那间，他曾经朝那个方向瞟过一眼。不知火星人的到场与他仓促离场是否有关系。我转头张望，想看看这些火星人是不是很注意我们这张桌子——但谁说说得清火星人是在看什么想什么？这又是一个叫我反感的方方。

我在那里摆弄着酒杯坐了好几分钟，不觉奇怪起来，我的那位宇航员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本来希望他那种好客精神能发扬到晚餐，另外，要是我们再进一步谈得投机的话，他可能会慷

^①指地球人和火星人——译者注。

慨解囊，暂借给我一小笔款子。其他希望则——我得承认——比较渺茫。最近两次给我的代理人挂电话时，他的自动化秘书只是把我的事记录下来了事，不见回复。还有，除非我有硬币投入门里，当夜我连房间都进不了……瞧，我已经到了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无处栖身，只能找间投币自动开门的小卧室睡觉。

我愁眉不展，陷入伤感的沉思中。正在这时，一个招待员碰了碰我的手肘说：“先生，请你听电话。”

“呃？好，我来听。朋友，请把电话机拿到桌边来好吗？”

“先生，对不起，电话机我可移动不了。十二号公共电话室在旅馆的门廊里。”

“哦。谢谢你。”我回答说，语气尽可能亲切友好，因为我无钱付小费。走出去的时候，为了避开火星人，我特意绕了个大圈子。

不一会儿，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不能把电话转到桌边来的原因：十二号是间绝对安全电话室，站在里面说话，外面的人看不见也听不到。电话还装有扰频器，可以防止窃听。荧光屏上不见影像，甚至我进去、锁上门以后，屏幕仍然模糊不清，直到我坐下来，脸处在信号范围之内，屏幕上的乳色云雾才开始消散，我这才看到了我那位宇航员朋友。

“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急事，不辞而别。”他急促地说，“我要你立刻到艾森豪威尔旅馆 2106 室来。”

他不作任何解释。和卡萨麦纳纳旅馆一样，艾威豪威尔旅馆也不是宇航员喜欢去的地方。这里面有麻烦，我嗅得出来。在酒吧里偶然认识了一个陌生人，于是坚持要他到一间旅馆房间去，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嗯，至少不会发生在同性别的人身上！

“为什么？”我问道。

宇航员脸一沉，这是那些惯于发号施令、要求对方绝对服从的人特有的表情。我怀着一种职业好奇心端详他那副神态——不



是愤怒，更像暴风雨来临之前满蓄风雷的乌云。接着，他控制住了自己，平心静气地说：“洛伦佐，没有时间向你解释了。你能接受一份工作吗？”

“你是说专业工作？”我慢吞吞地说。有那么一刻，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指的是……呃，你知道，另一类型的工作。迄今为止，我一直为我的职业感到自豪，尽管我时运不佳，屡遭挫折，饱尝辛酸。

“哦，当然是专业工作！”他立刻回答，“只有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演员才能承担这份工作。”

我没让如释重负的表情流露在脸上。其实，只要是专业工作，让我演什么都成，哪怕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充当那座阳台，我都会高高兴兴接受下来——但是不宜显出太急切的样子。“这份工作具体是什么？期限多长？”我问道，“我的日程表排得相当满。”

他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我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或许你还不知道，任何加密线路都可以解密，只要有适当的设备就行。马上到这里来！”

他这么急切，于是我就不必着急了。“现在我倒要问问，”我不服气地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旅馆服务员？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巴不得能在舞台上争得个扛梭镖的龙套角色？我是洛伦佐！”我扬起头，装出大受冒犯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工作？”

“嘿……真他妈的，电话里我不能细说。你现在拿多少钱？”

“嗯？你是问我当演员的薪金吗？”

“是的，是的！”

“你是指一场演出拿多少钱呢，还是按星期计算？或是票房提成？”

“咳，这关系不大。你按天算拿多少？”



“演出一个晚上的最低报酬是一百元。”这完全是事实。呃，有时我被迫返还相当大一笔佣金，不过至少收据上的数字从来不会低于我应得的数目。一个人总有他自己的标准。账面数字太少，我宁可饿死也不干。

“好，那就这样定了，”他立即回答，“你一来，就把一百元现金交到你手里。但是要快！”

“啊？”我突然感到有点懊恼，我蛮可以出价二百元，甚至二百五十元，“可是我还没有答应接下这份合同呢。”

“别管这个了，到了这里再谈吧！就算你拒绝，这一百元钞票还是你的。如果你接受——好吧，这就算奖金，工资另外再算。别啰嗦，现在你可以来了吧？”

我轻轻一鞠躬，“当然，先生，请稍候。”

幸亏艾森豪威尔旅馆离卡萨麦纳纳旅馆不远，因为我手无分文，连乘地铁的车费都付不起。不过两只脚走走也好。闲庭信步的艺术现在已经几乎失传了，但我却非常喜爱它。再说，它还可以给我时间，让我好好考虑问题。我不是笨蛋；我懂得，一个人急于把钱硬塞给人家，其中必有文章，需要小心观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下，涉及的活动不是非法的，就是危险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从不过分注意法律上的繁文缛节；我同意莎士比亚这位诗人的看法，法律往往像是个白痴。但总的来说，我这个人还是循规蹈矩的，没有触犯过法律。

但眼下我手中没有掌握充分材料来证实我的猜疑，考虑到这一点，我就不去想它了。我把斗篷朝肩上一披，迈步走上街头。秋天气候和煦宜人，加上城市五光十色的景象，我感到心旷神怡。到了旅馆，我决定不走正门，而从地下室附间乘快速升降器直达二十一楼。我隐约觉得，在这地方不能让观众把我认出来。我那位宇航员朋友即刻把我请进去，“你在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他声



色俱厉地说。

“是吗？”我不接这个话茬，四周扫了一眼。不出我所料，这是间费用昂贵、摆设豪华的套间，可房间里凌乱不堪，用过的酒杯至少有十几只，还散放着同样数量的咖啡杯。用不着多么高明的观察本领也能看出，在我之前已经来过不少客人。沙发上躺着另一个人，懒散地伸开四肢，瞪着眼望我。初步观察之后，我谨慎地给他也贴上了宇航员的标签。我用探询的眼光望了他一眼，但没人替我作介绍。

“反正总算来了。现在就开始谈正事吧。”

“好吧。可我忽然想起来了，”我接着道，“刚才不是提过什么奖金或预付款之类的事吗？”

“哦，是的。”他转向躺在沙发上的人说，“雅克，付钱给他。”

“凭什么？”

“付给他！”

我现在知道谁是上级了——后来我知道，只要达克·布罗德本特在场，谁说了算的问题几乎不是问题。另外那个人听了达克的话，立刻站起身来，两眼仍然直瞪着我，数给我一张五十的，五张十块的。我接过来，连数目也没点，随随便便地往口袋里一塞，接着说：“现在我听凭你们差遣，先生们。”

那个大个子咬着嘴唇。“首先，我要你郑重宣誓，这件事，即使你在梦中也不能谈。”

“简单地答应一声不行吗？难道宣誓会更有约束力吗？”那个小个子仍旧躺在沙发上，我瞅了他一眼，“我看咱们以前没见过面吧，我叫洛伦佐。”

他瞥了我一眼，随即转过目光。我在酒吧间结识的朋友急促地说：“在这件事里，名字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临死之前，我敬爱的父亲要我答应做到三件事：



第一是除了水以外，决不要在威士忌酒里掺任何东西；第二是永远不要理会匿名信；最后是，凡是不愿说出真名实姓的陌生人，决不要与他谈话。再见，先生们。”我径直向门口走去，袋子里的一百元钞票使我心里暖乎乎的。

“站住！”我停了下来。他继续说，“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的名字叫……”

“船长！”

“住口，雅克。我是达克·布罗德本特；气乎乎瞪着我们的是雅克·杜波依斯。我们都是宇航员——宇航能手，不论飞船是什么吨级，加速度多大，都不在话下。”

我微微一躬，“洛伦佐·斯迈思。”我谦逊地说，“吟游诗人，艺术家——来信可由兰姆斯俱乐部转交。”我得记在心上不要忘记交会费。

“好。雅克，不要老是绷着脸，试着笑笑。洛伦佐，我们这件事你同意保密吗？”

“一定保密。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不管你是否接受这项工作，你都会保密？”

“不管我们是否达成协议，都会保密。我是个人，弱点在所难免，但只要不采用非法的讯问方法，我决不会把你们的秘密泄露出去。”

“洛伦佐，我十分清楚新的麻醉剂会对一个人的前脑起什么作用。我们并不期待出现什么奇迹。”

“达克，”杜波依斯急切地说，“这是个错误，我们至少得……”

“住嘴，雅克。这种时候，我不想请教催眠专家。洛伦佐，我们要你扮演一个角色。要演得逼真，逼真得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瞧出破绽。这一类工作你干得下来吗？”

我皱起眉头：“首先，不是‘我干得下来还是干不下来’，而是

‘我想不想干’。具体情况怎么样？”

“呃，细节以后再谈。大致说来，跟平时充当一位人们十分熟悉的公众人物的替身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们要求你做到形神毕肖，连非常熟悉他的人近看也认不出来。这不光是从观礼台上检阅检阅游行队伍或是在女童子军身上别别奖章。”他盯着我的眼光十分精明，“这需要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才能做到。”

“不行！”我立刻说。

“嗯？你对这次任务具体是什么还一无所知呢。如果你觉得问心有愧，我可以向你担保，你不会伤害你扮演的那个人的利益，也不会伤害其他人的合法利益。这项工作非干不可！”

“不行！”

“咳，天那，为什么不行？你甚至还不知道我们准备付给你多少报酬哩！”

“问题不是报酬！”我坚决地说，“我是个演员，不是当替身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代替名人出头露面赚些外快的演员多的是。”

“我不觉得那些人是我的同行，我认为他们是娼妓。让我给你解释解释。一个作家尊重一个捉刀代笔的人吗？如果一个画家为了钱，让另外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上签名，你会尊重这位画家吗？你可能不太明白艺术家的精神，先生，我不妨以你那一行为例。如果真正驾驶飞船的人是你，而另一个人没有你那种高超的技术，却穿着宇宙服领你的功劳，受到公众的称道，并被誉为了宇航能手。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钱会心甘情愿地干下去吗？你愿意吗？”

杜波依斯哼了一声：“你要多少钱？”

布罗德本特皱着眉头盯他一眼，“我想，我理解你的反对。”

“对艺术家来说，先生，最要紧的是荣誉。金钱只不过是一种

世俗工具，让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艺术。”

“嗯，说得对，看样子，你不愿意为了钱干这个。那么，你愿意为其他理由干吗？如果你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而且只有你能干好，你愿意吗？”

“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考虑，但我想像不出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无需你想像，我们会讲给你听的。”

杜波依斯骤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喂！达克，你可不能……”

“住口，雅克！他必须知道。”

“但不是现在，也不是这儿。再说，你没有权利讲给他听，从而损害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更何况你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这是一种经过计算的冒险。”布罗德本特转身向着我。

杜波依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用力把他的身子扭转过来。“经过计算的冒险，见鬼去吧！达克，我过去一直支持你，样样都依你，但是，这一次你再不住口，我就要跟你拼了。我们俩之中必有一个遭难，休想再开得了口。不是你，就是我。”

布罗德本特吃了一惊，然后冷冷地朝着杜波依斯笑了笑。“你觉得你有这个本事吗，雅克老弟？”

杜波依斯怒气冲冲地瞪着他，毫不示弱。布罗德本特比他高一个头，重二十公斤。我发现自己第一次对杜波依斯产生了好感：看到小猫的桀骜不驯，或矮脚鸡的好斗成性，或者小人物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气派，我往往会深受感动……虽然我估计布罗德本特不至于杀害他，但是，我想像得到杜波依斯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的样子。

我不想干涉。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毁灭自己的时间和方式。

气氛愈来愈紧张。布罗德本特突然笑了一声，一把抓住杜波依斯的肩膀。“好样的，雅克！”他转身向我，轻声道，“对不起，请稍待片刻，我和我的朋友要合计一下。”



这套间有一个角落被用作隔音室，里面放着一只电话机和传真机。布罗德本特拉住杜波依斯的手，把他带到那里。他们站在那儿，急切地讨论着。

旅馆这种公共场所的隔音设备的效果常常并不理想，声波难免会传出去。但艾森豪威尔旅馆是一幢豪华大楼，它的设备相当好，不会失灵。我只看到他们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声音。

他们的嘴唇在动，我看到了。布罗德本特的面孔向外对着我，我还能从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杜波依斯。我每次表演读心术时，都会感激我的父亲。小时候，我父亲总是打我的屁股，最后我总算学会了通过嘴唇的动作理解别人的话。表演读心术总是在灯光辉煌的大厅里，还要用眼镜——算了，现在不是讲解这一套的时候。总而言之，我会读唇语。

杜波依斯在说：“达克，你这个该死的东西，蠢得无法形容。你干的勾当完全是非法的。你是不是想让我们俩最后落得个在泰坦星上扛石头服苦役的下场？这个自命不凡的小人准会把我们的全部秘密泄露出去。”

我气得差点没看到布罗德本特的回答。说我自命不凡？诚然，我对自己的天才确有自我欣赏之感，但这从未流露在脸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十分谦虚的人。

布罗德本特：“……如果某个地方只有一个节目可看，哪怕这个节目差点也没关系。雅克，除了利用他以外，再找不到别人了。”

杜波依斯说：“好吧，那就请斯科蒂亚医生来，给他施催眠术，给他灌灌迷魂汤。但是要害问题还是别告诉他，等他完全受我们控制了，再给他说。我们还在地面上时绝不能讲。”

布罗德本特说：“嗯，斯科蒂亚自己对我说，要那个人扮演我们需要的那个角色，靠催眠术或麻醉药品不行。我们必须争取他的合作，使他在头脑清醒、能充分发挥智力的情况下跟我们合作。”